

閩南客家話的語音特點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

助理教授 陳秀琪

一、前言

閩南客家話是指閩南地區漳州市所轄的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等四個縣所說的客家話。本文所使用的閩南客家話語料，來自筆者於2003~2004年在南靖的書洋、梅林，平和的大溪、長樂，雲霄的下河、和平，詔安的白葉、霞葛等方言點所做的語言調查。從地理上來說，閩南客家話是閩西進入粵東的中轉站；從語音現象來看，是閩西客家話與粵東客家話的延伸。再加上與漳州閩南語長期的語言接觸，閩南客家話可說是兼具閩西、粵東客家話以及閩南語的色彩。

閩南客家話從大體來看，仍在客家話的音韻架構中，諸如濁上歸陰平，滋絲音的類型，在這些方面，閩南客家話與其他地區客家話具有相同的特色。除此之外，閩南客家話還具有各方言點的內部特色及總體共同特點。特色的突顯來自比較，也就是說，經過方言間的比較，才會澄析出各方言點的與眾不同處。所以，本文論及各地的語音特點時，都以比較為基礎，比較的對象，音韻歷史方面以《切韻》為參考點，平面差異方面則以各方言點為比較對象。閩南客家話的地理分布形成內部語音的南北分片¹，北片只有南靖縣，南片範圍較廣，包括平和、雲霄、詔安等縣。本文依南北分片描述閩南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先著眼於分片的共同特色，再論及各方言點個別的特殊語音現象。

二、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

(一) 聲母特色

1、兩套滋絲音聲母

中古精知莊章聲母在客家話的發展，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是精、莊、

¹ 莊初升、嚴修鴻根據閩南客家話的語音特點，曾提出將閩南客家話做南北分片的看法。詳參莊初升、嚴修鴻：〈閩南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客家縱橫》曾刊，（龍岩：閩西客家學研究會，1994年），頁86-91。

知_二組念 ts- ts'- s-，知_三、章組念 tʃ- tʃ'- ʃ-（遇、蟹、止攝除外）；第二類是精莊知章聲母合流為 ts- ts'- s-。南靖客家話屬於第一類，有 ts- ts'- s-和 tʃ- tʃ'- ʃ-兩套滋絲音聲母，其中遇、蟹、止、通攝的知_三、章組聲母變化的速度較快，已經前化為 ts- ts'- s-，與精莊組合流。底下列出精知莊章聲母 ts：tʃ類型的例字：

例字	秋	桌	森	省	智	屎	晝	深	扇	珍	唱	食	正
音讀	ts'iu ²²	Tsok ²	sai ²²	sai ⁵³	tsy ³¹	sy ⁵³	tʃiu ³¹	tʃi ²²	ʃai ³¹	tʃi ²²	tʃ'oŋ ³¹	ʃi ²⁵	tʃaŋ ²²

2、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的變化速度不一致

重唇音的幫組三等合口字輕唇化為非組字，是漢語語音演變的重要過程。幫組字包括雙唇塞音與雙唇鼻音，雖同為雙唇音，但從客家話的語音現象，可以發現唇音與塞音的演變速度不同。遇、止、山、臻、宕、通等攝的微母字念 v-和 m-兩種聲母，其餘的非組字都念 f-聲母²，微母仍有部分字保留重唇音。由此可知雙唇鼻音的演變速度比雙唇鼻音慢，也就是說，對於重唇音的保存，明母比幫滂並母穩定。底下列出微母字念重唇音的例字：

例字	誣	尾	味	萬	襪	蚊	亡	忘	夢	目
音讀	mo ⁴⁵	me ²²	me ³³	mai ³¹	me ²²	mu ²²	moŋ ⁴⁵	moŋ ³³	muŋ ³³	muk ²

3、章組字的 f-聲母

南靖客家話的船、書、禪母都有念 f-的現象。閩西客話也有零星分布，如永定、下洋、武東、武平、四堡、上杭等等，在這方面可看出閩南客家話與閩西客家話的系統較接近。章組字念 f-聲母的字如下：

例字	水	睡	稅	唇	船
音讀	fi ⁵³	fe ³³	fe ³¹	fi ⁴⁵	fi ⁴⁵

² 通攝部分字有文白兩讀，念 f-和 p-（p'）-，例如「腹」念 fuk_o 和 puk_o，「覆」念 fuk_o 和 p'uk_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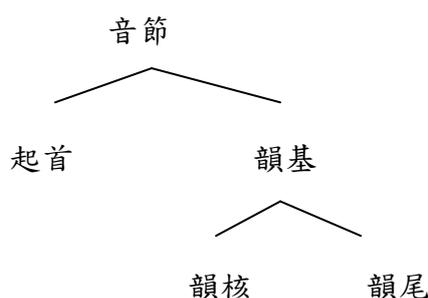
北方方言有一大片地區也有船、書、禪母念 f-的現象，比如河南東南的客家祖地（從商丘到信陽一帶）呈片狀分布（張啟煥等 1993：326），山西中原官話汾河片亦俯拾即是³。這些語言現象，表明了客家話祖述中原並非無稽，隨移民南下，「水」字念 f-至少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張光宇 1996：246）。

4、日、影、云、以母的 ʒ-和 z-聲母

南靖客家話日、影、云、以母的 ʒ-和 z-聲母，從四縣客家話來看，是前高元音擦音化的結果：i→zi→ʒ~z。產生新的 ʒ-聲母之後，再進一步前化為 z-聲母。i 在音節結構中的角色，影響 ʒ-聲母的後續發展。南靖客家話 ʒ-和 z-聲母的分佈，可以分成兩種類型：i 當主要元音時，ʒ-聲母的穩定性較高；i 當介音時，ʒ-聲母前化為 z-，並且造成-i-介音的消失。底下列出 ʒ-、z-聲母的例字：

例字	然	絨	優	要	姻	約	雨	夜	姨	鹽	羊	容	藥
音讀	zai ⁴⁵	ʒiuŋ ⁴⁵	ʒiu ²²	zeu ³¹	zai ²²	zok ²	ʒi ⁵³	za ³³	ʒi ⁴⁵	zai ⁴⁵	zoŋ ⁴⁵	zuŋ ⁴⁵	zok ⁵

從生成音系學的音節結構理論來看上述現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音節分為起首（onset）和韻基（rime），韻基又包含韻核（nucleus）和韻尾（coda），音節內部由小到大的等級結構可用樹形圖表示：



中國音韻學家大都把一個音節分成聲母和韻母，韻母再細分為韻首、韻腹、韻尾。然而，起首、韻基、韻核、韻尾和中國傳統音韻學的術語不盡相同，韻核相當於韻腹，但韻母和韻基是不同的概念，韻首不一定屬於韻母的一部分⁴。音

³ 山西中原官話「水」字念 f-的方言點有臨汾、吉縣、新降、汾西、永濟、運城、洪洞、萬榮等地。

⁴ 根據包智明先生的研究，閩南潮陽話和閩東福清話的音節結構不同，具體的差別在於介音（即韻頭）的音節位置：福清話的介音不屬於韻核，而潮陽話的介音屬於韻核。換句話說，雖然

節結構與語音的音響度有直接關係，低元音的響度大於高元音，後元音的響度大於前元音，輔音的響度最低。音節的音響度是先升後降，換句話說，起首音響低，韻核音響最高，到了韻尾又降為低。在這個音節的規範條件下， $\tilde{z}i$ （來自 $zim \rightarrow \tilde{z}i$ ， $zin \rightarrow \tilde{z}i$ ）、 zi 的 i 元音響度最高是韻核， i 元音的發音部位比 z -偏後，對 z -聲母有牽制的作用，使其不容易產生前化； za （來自 $zia \rightarrow za$ ）、 zeu （來自 $zieu \rightarrow zeu$ ）、 $z\tilde{a}i$ （來自 $zian \rightarrow z\tilde{a}i$ ）、 $zoŋ$ （來自 $zioŋ \rightarrow zoŋ$ ）、 $zaŋ$ （來自 $ziaŋ \rightarrow zaŋ$ ）、 $zuŋ$ （來自 $ziuŋ \rightarrow zuŋ$ ）等字的原始形式中， i 元音的響度最低，不能當韻核，故 i 元音屬於起首，與 z -聲母同一個單位。由於 z -的發音即已含有 $-i$ 的成分，很容易將 $-i$ 吞噬，缺少 $-i$ 向後的牽制力， z -聲母於是前化為 z -聲母。這個變化有其重要的價值，它與客家話滋絲音前化運動的大趨勢相呼應⁵，差別只在滋絲音有其固有的歷史來源，這裡的 z -、 z -聲母則是在語音演變中新產生的生力軍。雖然時空不同，但演變的環境與內在機制都相同，所以有相同的演變結果。

5、泥、日、疑母的 h-聲母

南靖客家話的泥、日、疑母部分字念 h-聲母，這種特殊現象與閩南話的古鼻音聲母「氣流換道」現象異曲同功（張光宇 1989）。在高元音的環境下， η -（ n -）的鼻音成分同化了後面的 $-i$ 或 $-u$ ，使得口部元音變成鼻化元音 \tilde{i} 或 \tilde{u} ，氣流部分從鼻腔外出，部分經由口腔外出，再進一步從口腔經過的氣流增多，就產生 h-的成分。 η -（ n -）和 $-i$ 、 $-u$ 結合為 ηj 的過程是：

$$\eta i \rightarrow \eta \tilde{i} \rightarrow \eta j \rightarrow \eta j \rightarrow h j$$

$$\eta u \rightarrow \eta \tilde{u} \rightarrow \eta j \rightarrow \eta j \rightarrow h j$$

$$nu \rightarrow n\tilde{u}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eta \eta \rightarrow h \eta \rightarrow h j$$

底下列出泥、日、疑母念 h-聲母的例字：

各方言的音節都是由聲母、韻頭、韻腹、韻尾組成，這些成分之間的結構關係因方言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包智明、侍建國、許德寶 合著《生成音系學理論及其應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99-100，1997 年。

⁵ 詳參陳秀琪：〈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聲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05 年）。

例字	女	耳	語	愚	遇	蟻	義	議	疑
音讀	hŋ ₅₃	hŋ ₅₃	hŋ ₅₃	hŋ ₄₅	hŋ ₃₃	hŋ ₃₃	hŋ ₃₃	hŋ ₃₃	hŋ ₄₅

6、曉、匣母的 s-聲母

曉、匣母開口三四等及曉母合口三等有部分字念 s-聲母，從方言比較來看，演變的起點是 h-聲母，i 介音使聲母顎化為 ζ -，例如止攝三等的「戲、喜、希」等字都念成 ζi ，山_三的「掀」念 $\zeta i\tilde{e}_{22}$ ，通_三的「兄」念 $\zeta iuŋ_{22}$ 。當聲母進入滋絲音的系統之後，開始進行前化運動，最後變成 s-聲母。底下列出曉、匣母念 s-聲母的例字：

例字	曉	險	顯	歌	欣	訓	向	胸	鄉	嫌	賢	協
音讀	Sau ⁵³	sai ⁵³	sai ⁵³	se ^{?2}	sui ²²	sui ³¹	soŋ ³¹	suŋ ²²	soŋ ²²	sai ⁴⁵	sai ⁴⁵	se ^{?5}

演變的過程是： $hioŋ \rightarrow \zeta ioŋ \rightarrow \zeta ioŋ \rightarrow (\zeta oŋ)^6 \rightarrow soŋ$ （以「香」字為例）。

（二）韻母特色

1、遇、止攝的-ɣ元音

遇、止、蟹攝的-ɣ元音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遇攝模韻字的-u 元音，即 $u \rightarrow \gamma$ ；二是來自魚、虞韻的知、章組及止攝精、知、莊、章組字的-i 元音，即 $i \rightarrow \gamma$ 。上述第二種演變只發生在 ts- ts'- s-聲母之後，顯然 $i \rightarrow \gamma$ 的變化是在特定聲母的環境下產生，由於聲母的改變，使得韻母也起了相應的變化，魚、虞韻精組字的韻母形式可以支持這個推論：魚、虞韻精組字的聲母與知、莊、章組相同，都是 ts- ts'- s-，但精組字的韻母為-i，韻母的不同，反映原先的聲母有別。知、章組聲母原為舌葉音 $tʃ- tʃ'- ʃ-$ ，後來前化為 ts- ts'- s-，帶動元音產生 $i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gamma$ 的變化。止攝的精、莊組字與知、章組字起了相同的變化，都從-i 元音變成-ɣ元音。底下列出-ɣ元音的分布情況：

⁶ 雖然南靖客家話沒有 $\zeta oŋ$ 的音韻結構，不過五華客家話的「香向」念 $\zeta oŋ$ ，可以作為演變過程推論的依據。語料來自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頁 188-202，2002 年。

聲母 \ 韻母	遇攝		止攝
	模	魚 虞	
精組	ɣ	i	ɣ
莊組		ɣ	
知組			
章組			
其他	ɣ	i	i

2、蟹、止攝合口字-u-介音的消失

蟹、止攝合口-u-介音的消失，發生在雙唇音和舌尖音的環境下，是聲母制約下的介音變化。幫組聲母與圓唇介音的發音部位非常接近，端、泥、精組聲母則與-u-介音在發音上展唇與圓唇的不協調，故而產生排擠作用，造成-u-介音的消失。以蟹合一來說，n-l後面的-u-介音消失速度最快，其他聲母（p-、t-、ts-組）尚有少部分字仍保留-u-介音。

幫組	杯 pe ²²	坏 p'ue ²²	梅 me ⁴⁵	肺 p'e ³¹	吠 p'e ³³	尾 me ²²
端組	堆 tue ²²	腿 t'ue ⁵³	退 t'e ³¹	隊 te ³³	兌 t'e ³³	
泥組	內 le ³¹	雷 le ⁴⁵	類 le ³³	累 le ³³		
精組	罪 ts'e ³³	脆 ts'ue ³¹	歲 se ³¹	吹 ts'e ²²	垂 se ⁴⁵	醉 tse ³¹
其他	魁 k'ue ²²	回 fe ⁴⁵	桂 kue ³¹	跪 k'ue ³³	葵 k'ue ⁴⁵	危ŋue ⁴⁵

3、歌、戈、豪韻合流，豪、肴韻有別

南靖的效攝一二等有別，分別是-o（豪韻）和-au（肴韻），但歌、戈、豪合流。梅縣的效攝一二等合流為-au，豪韻和歌韻有別。臺灣的客家話，如四縣話、海陸話、饒平話、詔安話、大埔話與南靖相同。

	歌	豪	肴
南靖	-o	-o	-au
梅縣	-o	-au	-au

4、咸、山攝三四等的-aĩ、-iẽ

南靖客家話的咸攝-m韻尾演變為-n韻尾，故咸、山攝合流，且韻母的演變方式一致。這裡以咸攝為代表，探討咸、山攝三四等的-aĩ、-iẽ韻母。一般客家話咸攝三、四等的元音為-a，南靖客家話有-aĩ、iẽ兩種韻母形式，除了知、章、曉、影組保留-a元音以外，其餘明顯呈現元音高化的現象。-aĩ、iẽ的存在有兩種意義：一是聲母的不同，影響介音的演變方式，間接影響元音的發展方向；二是鼻音韻尾的消失方式除了完全失落之外，還有鼻音的發音部位或發音方法的保留。起點^{*}-iam經過兩個階段的語音演變：首先是韻尾-m變成-n，-ian結構中-i介音和-n韻尾發音部位的前高性質，使得夾在中間的-a元音高化為-e元音，接下來是-n韻尾的消失，在消失的同時將鼻音特徵轉架到-e元音，造成-e元音的鼻化。演變過程為：

$$*iam/p \rightarrow ian/t \rightarrow ien/t \rightarrow iẽ/e^? \quad (\text{端、精、見組})$$

-aĩ、iẽ的區別來自聲母的不同與鼻音韻尾消失的方式不同。咸、山攝三四等的-aĩ只出現在知、章、曉、影組聲母，這幾組聲母在前化的過程中使-i消失，所以-a元音失去高化的環境。-n韻尾雖然消失，但其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以ĩ的新形式保留下來，演變過程為：

$$*iam \rightarrow ian \rightarrow an \rightarrow aĩ \quad (\text{知、章、曉、影組})$$

知、章、曉、影組入聲字聲母的前化速度較舒聲字的聲母慢，亦即-i介音保留得較久，能提供-a元音高化的環境，是舒促不平行的現象。演變過程為：

$$*iap \rightarrow iat \rightarrow ict \rightarrow et \rightarrow e^? \quad (\text{知、章、曉、影組})$$

曉、影組的聲母為s-、z-，上文已詳述其來由，有趣的是，無論聲母的來源是什麼，只要進入舌葉音tʃ- tʃ'-ʃ- ʒ-的領域，就會進入聲母前化運動的規律中，在前化的同時，牽動其他韻母的變化。底下列出咸、山攝三四等念-aĩ、-iẽ的例字：

端精見組	簾 lie ⁴⁵	尖 tsiẽ ²²	驗 ŋẽ ³³	剪 tsiẽ ⁵³	見 kiẽ ³¹	接 tsie ²²	節 tsie ²²
知章組	瞻 tsai ²²	佔 tsai ³¹	纏 ts'ai ⁴⁵	善 sai ³³	摺 tʃe ²²	哲 tʃe ²²	舌 ʃe ²⁵
曉影組	險 sai ⁵³	鹽 zai ⁴⁵	嫌 sai ⁴⁵	演 zai ⁵³	現 sai ³³	葉 ze ²⁵	歌 se ²²

5、山攝開合口一等的-uaĩ

一般客家話山攝開口一等的見、曉組字念-on，與合口一等的端、精、見、曉組合流。南靖客家話的山攝開合口一等也有合流的現象，不過是以-uaĩ的韻母形式合流。-uaĩ的-u-介音來自-o 的元音破裂，元音破裂現象與介音的產生和消失都有關聯，元音-o 會破裂為-uo 和-ou。相對的，-uo 和-ou 也可以變成-o。山攝開口一等見、曉組的-o 元音依循這個演變規律，從-on 變成-uon，再進入漢語方言-o→a 的演變趨勢中，最後是-n 韻尾的消失，演變的過程是：on→uon→uan→uaĩ。見、曉組以新的形式-uaĩ保持與山攝二等-ai的區別。「餐」字一般客家話念 ts'on，在山攝開口一等字中頗具特色，是唯一見、曉組之外仍保留一等-o 元音的字。南靖的「餐」字念 ts'uaĩ²²，雖然不同於一般客家話的 ts'on，但對南靖客家話而言，「餐」字以-uaĩ的特殊形式有別於同韻其他字的-ai，是-o 的元音破裂造成-u-介音增生的絕佳佐證。山攝合口一等的端、精、見、曉組字，一般客家話進行（以「短」字為例）*tuon→ton 的變化，南靖客家話則進行*tuon→tuan→tuaĩ 的變化，恰好與山開一的見、曉組字合流。底下列出山攝開合口一等的音讀：

山開一見曉組	肝 kuaĩ ²²	看 kuaĩ ³¹	寒 huaĩ ⁴⁵	旱 huaĩ ³³	安 uaĩ ²²	割 kua ²²
山開一其他	單 tai ²²	難 lai ⁴⁵	蘭 lai ⁴⁵	餐 ts'uaĩ ²²	散 sai ³¹	達 t'a [?]
山合一端精組	短 tuaĩ ⁵³	斷 t'uaĩ ²²	酸 suaĩ ²²	鑽 tsuaĩ ³¹	脫 t'ua ²²	奪 t'ua ²⁵
見曉組	官 kuaĩ ²²	款 k'uaĩ ⁵³	罐 kuaĩ ³¹	歡 fai ²²	碗 vai ⁵³	闊 k'ua ²²
山合一其他	盤 p'ai ⁴⁵	伴 p'ai ²²	滿 mai ⁵³	半 pai ³¹	潑 p'a ²²	末 me ²⁵

6、真、殷韻-uĩ的來源

南靖客家話真韻的日母以及殷韻字念-uĩ，與臻攝合口一三等字合流。以「近」字為例，北京念-in，廈門念-un，南靖念-uĩ，從方言比較來看，合理的共同出發點是*-iun，從*-iun 到北京的-in，丟失了圓唇成分，從*-iun 到廈門、南靖的-un、-uĩ，丟失了展唇成分。換句話說，《韻鏡》之類的韻圖將殷韻列在開口三等，根據方言比較重建的結果卻是合口三等。這樣的差別，可以用比較法的觀點來解釋：殷韻在漢語方言發展史上發生了分歧現象，南方讀合口三等，

北方讀開口三等。《韻鏡》所據是北方讀為開口三等的事實，代表漢語史的較晚階段；南方的合口三等讀法沒有得到文獻的記錄，代表漢語史的較早階段⁷。南片閩南客家話真韻的日母、見組，以及殷、文韻見組、諄韻章見組，普遍念成 -yn，從閩南客家話內部比較來看，* -iun 先經過 -yn 的過程，才進入鼻音韻尾的丟失階段，演變過程為（以「芹欣」字為例）：

*k'iun → k'yn → k'un → k'ũ

*hiun → çiuñ → fjiun → şun → sun → suĩ

底下列出真、殷念 ũ 的例字：

例字	勤	芹	近	欣	隱	君	薰	訓	雲
音讀	k'ũ ⁴⁵	k'ũ ⁴⁵	k'ũ ³³	sũ ²²	vuĩ ₌	kuĩ ²²	fuĩ ²²	sui ³¹	vĩ ⁴⁵

7、曾、梗攝 -e 元音的低化

「元音高化」是漢語方言元音演變的共同趨勢，不過，南靖客家話曾、梗攝的 -e 元音卻往相反的方向演變，反而低化為 -a 元音。一般客家話曾₋及梗₋的文讀音 -en，以及南片閩南客家話念 -en 的梗_ㄨ端組字，南靖客家話都念成 -aĩ。根據咸、山、臻等攝鼻音韻尾的演變，-aĩ 的前一個階段是 -an，-an 與一般客家話普遍的 -en 之間，較合理的解釋是發生了 -e 元音低化為 -a 的現象。演變過程為：-en → -an → -aĩ。再從音理上來討論，由於南靖客家話 -n 韻尾丟失的方式，大多以 ĩ 的新形式保留原來 -n 韻尾的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而客家話沒有 -ei 的韻母結構⁸，根據「元音異化」原則，-en 在預期變成 -eĩ 之前先變成 -an，讓 -an → -aĩ 取代 -en → -eĩ，以拉大兩個元音之間的異化性。另外，與曾、梗攝念 -aĩ 相對的入聲字念 -e[?]，沒有參與 -e 元音低化的演變，從這個現象我們更可以確定舒聲字的 -aĩ 較早階段是 -en。或有另一個假設，梗_ㄨ端組字廣東系統的客家話念 -aŋ，是否南靖的 -aĩ 來自 -aŋ？這個假設如果成立的話，那麼演變過程為：-aŋ → -an → -aĩ。後段的 an → aĩ 變化與咸、山、臻攝韻母的演變平行；唯前段的舌根鼻音變成舌尖鼻音，與系統內鼻音韻尾的演變規律不合，所以這個假設不妥。底下列出曾、

⁷ 參考 張光宇〈比較法在中國〉，《語言研究》第4期，2003年，頁101-102。

⁸ 參自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年），頁116-117。

梗攝-e 元音的低化的例字：

例字	等	肯	生	行	省	爭	幸	定	星
音讀	taĩ ⁵³	k'āĩ ⁵³	saĩ ²²	haĩ ³³	saĩ ⁵³	tsaĩ ²²	haĩ ³³	t'āĩ ³³	saĩ ²²

8、梗攝的-ij

輔音韻尾中-m/p 屬前音，-ŋ/k 屬後音，-n/t 則是不前不後，類似低元音-a。客家話的元音和輔音韻尾之間，存在「同化」的結構原則⁹，即韻母內的元音和韻尾，必須有相同的後音特徵。依據這個原則，-m/p 只能接前元音-i、-e 或中元音-a；-ŋ/k 只能接後元音-u、-o 或中元音-a；-n/t 則可以接任何元音。所以客家話幾乎沒有-um/p、-om/p、-iŋ/k、-eŋ/k 的韻母形式。一般客家話的-ŋ韻尾分布在宕(-oŋ/k)、梗(-aŋ/k)、通(-uŋ/k)等攝，其中梗攝的-aŋ/k(-iaŋ/k)為白讀音，文讀音為-in/t。南靖客家話梗_{三四}的文讀音-in/t，由於系統內其他攝的-n/t韻尾都已丟失，故-in/t 往-iŋ/k 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南靖客家話山、臻、曾等攝-n 韻尾的演變方式，不是 vn→ṽ，就是 vn→vĩ，只有梗_{三四}的-n 往-ŋ演變。不但在南靖客家話的系統內與眾不同，還違反了客家話韻母結構上的原則。這個特殊現象，能找到的解釋是「語言接觸」。南靖客家話與閩南語的接觸，比其他閩南客家話頻繁，在-in/t→-iŋ/k 的變化中，我們觀察到了南靖客家話向閩南語靠攏的現象。底下列出梗攝念-iŋ/k 的例字：

例字	平	命	敬	名	正	輕	經	益	績	錫
音讀	p'ij ⁴⁵	miŋ ³³	kiŋ ³¹	miŋ ³³	tʃiŋ ²²	k'ij ²²	kiŋ ²²	zik ²	tsik ²	sik ²

9、輔音韻尾的失落

南靖客家話的輔音韻尾呈平行發展，只剩下鼻音尾-ŋ和塞音尾-k。咸、深兩攝的-m 韻尾大部分與山、臻、曾攝合流，進行與-n 韻尾相同的變化，只有咸攝一二等的泥、精、見、曉組字與宕、梗、通攝合流，以-ŋ韻尾來保有鼻音韻尾的形式。-n 韻尾雖然失落，但仍舊以「舌尖鼻音」的發音方法或發音部位，

⁹ 參自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年），頁116-117。

又或兩者兼具的新形式來保留原鼻音韻尾成分，演變過程是 $vm \rightarrow vn \rightarrow \tilde{v}$ 、 $\tilde{v}i$ 。大部分的-n 韻尾字以 \tilde{i} 的新形式來保留「舌尖」與「鼻音」的韻尾特徵；少部分將鼻音成分轉移到元音，使成鼻化元音。

塞音韻尾-p 與-t 合流之後弱化為喉塞音-ʔ，雖然在韻尾方面舒聲字與入聲字的發展平行，但是在元音方面，舒、入的變化不盡相同。舒、入字元音發展的不同步，只出現在知、章、曉、影組字，顯然這是聲母制約下的結果。底下列出咸、深、山、臻、曾等攝輔音韻尾丟失之後的音讀：

咸攝	貪	感	慘	杉	簾	險	點	插	接
	t'ã ²²	kaŋ ⁵³	ta'aŋ ⁵³	ts'ai ²²	liẽ ⁴⁵	sai ⁵³	tiẽ ⁵³	ts'a ^{ʔ2}	tsie ²²
深攝	林	心	森	針	金	音	粒	汁	入
	li ⁴⁵	si ²²	sai ²²	tʃi ²²	ki ²²	ʒi ²²	lie ²⁵	tʃi ^{ʔ2}	ŋi ²⁵
山攝	懶	肝	覓	變	善	研	達	熱	篋
	lai ⁵³	kuai ²²	hai ³³	pie ³¹	ʃai ³¹	ŋie ⁴⁵	t'a ²⁵	ŋie ²⁵	me ²⁵
臻攝	親	陳	忍	近	春	訓	實	骨	出
	ts'i ²²	tʃ'i ⁴⁵	ŋui ⁵³	ku ³³	ts'ui ²²	sui ³¹	ʃi ²⁵	ku ²²	tʃ'u ^{ʔ2}
曾攝	藤	曾	肯	冰	證	特	塞	織	食
	t'ai ⁴⁵	tsai ²²	k'ai ⁵³	pai ²²	tʃi ³¹	t'e ²⁵	se ^{ʔ2}	tʃi ^{ʔ2}	ʃi ²⁵

三、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特點

(一) 聲母特色

1、兩套滋絲音聲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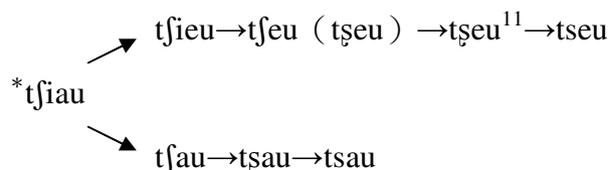
中古精莊知章聲母在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發展，屬於上文提到的第一種類型，有 ts- ts'- s 和 tʃ- tʃ'- ʃ- 兩套滋絲音聲母。與北片的不同在於南片的 tʃ- tʃ'- ʃ- 聲母較為穩定，只有零星幾個字前化為 ts- ts'- s，不像北片整個韻的 tʃ- tʃ'- ʃ- 聲母前化。由於 tʃ- tʃ'- ʃ- 聲母的相對穩定，使得 tʃ- tʃ'- ʃ- 後接的 -i 或 -i- 得到較好的保存，-i、-i- 的保存與否，左右著韻母的演變，這是造成南片閩南客家話韻母結構與眾不同的重要因素。底下列出南片閩南客家話精莊知章聲母的音讀，同時列出其他地區客家話的音讀以資比較：

	平和	雲霄	霞葛	白葉	長汀	梅縣	揭西	饒平
徐	sy ₃₅₃	ts'y ₅₃	sɿ ₅₃	sɿ ₃₅	ts'i ₂₄	ts'i ₁₁	ts'i ₂₄	ts'i ₅₅
初	ts'u ₃₃	ts'u ₁₁	ts'u ₁₁	ts'u ₁₁	ts'u ₃₃	ts'ɿ ₄₄	ts'ɿ ₅₃	ts'u ₁₁
豬	tʃy ₃₃	tʃy ₁₁	tʃy ₁₁	tʃu ₁₁	tʃɰ ₃₃	tsu ₄₄	tʃu ₅₃	tsu ₁₁
書	ʃy ₃₃	ʃy ₁₁	ʃy ₁₁	ʃu ₁₁	ʃɰ ₃₃	su ₄₄	ʃu ₅₃	su ₁₁
剪	tsien ₃₁	tsien ₃₁	tsien ₃₁	tsien ₃₃₂	tsiẽ ₄₂	tsian ₃₁	tsien ₂₁	tsien ₅₃
舌	ʃɛt ₄₃	ʃɛt ₄₃	ʃiet ₄₃	ʃet ₅	ʃe ₂₁	sat ₅	ʃat ₅	set ₅
全	ts'ien ₃₅₃	ts'ien ₅₃	ts'ien ₅₃	ts'ien ₃₅	tsiẽ ₂₄	ts'ian ₁₁	ts'ien ₂₄	ts'ion ₅₅
轉	tʃɛn ₃₁	tʃɛn ₃₁	tʃɛn ₃₁	tʃɛn ₃₃₂	tʃũ ₃₁	tsɔn ₃₁	tʃɔn ₂₁	tsan ₅₃
筍	sun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₃₃₂	seŋ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₂₁	sun ₅₃
春	tʃ'yn ₃₃	tʃ'yn ₁₁	tʃ'yn ₁₁	tʃ'un ₁₁	tʃɛŋ ₃₃	ts'un ₄₄	tʃ'un ₅₃	ts'un ₁₁

閩南客家話 tʃ- tʃ'- ʃ- 聲母保留 -i 或 -i- 成分主要見於遇三、山開三、山合三、臻合三等韻。由於 -i 或 -i- 成分的保留，產生閩南客家話特有的 -y 元音和 -y- 介音，以及提供 -a 元音高化的環境。關於 -i 或 -i- 對韻母演變產生的影響及過程留待下文「韻母特色」再做探討。

2、知章組聲母的 -i- 介音

客家話滋絲音聲母的前化運動造成 -i- 介音的丟失，致使大部分客家話的知章組字從表面形式來看沒有 -i- 介音¹⁰，但是從同韻其他聲母字都具有 -i- 介音來看，知章組字原先應該有 -i- 介音。閩南客家話部分知章組聲母 tʃ- tʃ'- ʃ- 較其他客家話穩定，有利於 -i- 介音的保留，所以在效₃及部分咸₃、山₃的知章組字仍保有 -i- 介音。如果以精莊知章聲母合流成 ts- ts'- s- 為滋絲音聲母前化的最後階段，tʃ- 前化為 ts- 的過程為（以「照」字為例）：



¹⁰ 根據目前現有的客家話調查資料，知章組字的 -i- 介音保留得最完整的是大埔客家話。

¹¹ 知章組聲母念舌尖後音見於五華、興寧客家話。語料來自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88-202。邱仲森：《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41-112。

閩南客家話仍處於-i-介音保留的第一階段「tʃieu」，其他客家話都已經沒有-i-介音。尤其是「tʃau」的演變類型，更可以看出-i-介音丟失的時間非常早，才會讓-a 元音失去高化的環境，使效攝的*-a 元音保留下來；相對的，閩南客家話由於-i-介音保留得久一些，讓-a 元音有高化的環境，使得效_三、咸_三、山_三知章組字的主要元音為-e 或-ɛ，不同於其他客家話的-a 元音。底下列出閩南客家話帶有細音或細音痕跡的知章組字：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白葉	梅縣	揭西
朝	tʃieu ₃₃	tʃeu ₃₃	tʃeu ₂₂	tʃieu ₁₁	tʃeu ₁₁	tʃieu ₁₁	tsau ₄₄	tʃau ₅₃
詔	tʃieu ₃₁	tʃeu ₃₁	tʃieu ₃₁	tʃieu ₃₁	tʃeu ₃₁	tʃeu ₃₃₂	tsau ₅₃	tʃau ₄₂
少	ʃieu ₃₁	ʃieu ₃₁	ʃieu ₃₁	ʃieu ₃₁	ʃieu ₃₁	ʃieu ₃₃₂	sau ₃₁	ʃau ₂₁
閃	ʃiam ₃₁	ʃiam ₃₁	ʃam ₃₁	ʃiam ₃₃₂	ʃiam ₃₁	ʃam ₃₃₂	sam ₃₁	ʃam ₂₁
涉	ʃiap ₄₃	ʃiap ₅₄	ʃiap ₅₄	ʃiap ₄₃	ʃiap ₄₃	ʃiap ₅	tsap ₁	tʃap ₂
扇	ʃɛn ₃₁	ʃɛn ₃₁	ʃɛn ₃₁	ʃɛn ₃₁	ʃien ₃₁	ʃɛn ₃₃₂	san ₅₃	ʃan ₄₂
舌	ʃɛt ₄₃	ʃiet ₅₄	ʃɛt ₅₄	ʃɛt ₄₃	ʃiet ₄₃	ʃɛt ₅	sat ₅	ʃat ₅

3、知組聲母的端組讀音

客家話有少數知組聲母讀如端組的 t-、t'-，較常見的有「知追暢中擇」等字的白讀音。閩南客家話知組聲母讀 t-、t'-除了上述這些字之外，還有「智超綻展哲徹珍鎮趁澄啄」等字。雖然轄字不多，但從各方言點具有相當的一致性來看，在語音的歷史上有其特殊的意義。底下以大溪為例，列出知組聲母讀 t-、t'-的例字：

例字	智 t'i ₃₁	超 t'ɛu ₃₃	綻 t'ɛn ₅₅	展 tɛn ₃₁	纏 t'ɛn ₃₅₃	哲 tiet ₂₄	徹 t'iet ₄₃	珍 tin ₃₃
								ti ₃₅₃
音讀	鎮 tin ₃₁	趁 t'an ₃₁	秩 tiet ₄₃	啄 tu ₂₄	琢 tu ₂₄	澄 t'ɛn ₃₅₃		

4、章組字的 f-聲母

南片的閩南客家話與北片相同，船、書、禪母的「水睡稅船唇」等字也都

念成 f-聲母，從閩西、閩南客家話轄字的一致性來看，推測船、書、禪母念 f-的現象，在客家先民南遷之前就已經存在。這個假設可以在北方方言有一大片地區¹²的「知莊章」組開口念 tʂ- tʂ'- ʂ- ʐ，合口音念成 pf- pf'- f- v-的現象找到支持。tʂ- tʂ'- ʂ- ʐ受介音-u-的影響，發音部位移到雙唇，發音方法保留原來的塞擦和擦音，就成了 pf- pf'- f- v-。以整個語音系統的變化來說，f-的穩定性最大也最易形成，有 pf- pf'-時一定有 f-，也常有 v-，但有 f-時就未必有 pf- pf'- 和 v-。或許是因為南遷之前，tʂ- tʂ'- ʂ- ʐ→pf- pf'- f- v-的變化尚未擴及到知莊章組所有聲母，所以閩南客家話只有零星的「水睡稅船唇」等字有念 f-的現象。底下以霞葛為例，列出船、書、禪母念 f-的例字：

例字	水	睡	稅	船	唇
音讀	fi ₃₁	fe ₃₅	fe ₃₁	fien ₅₃	fin ₅₃

這幾個字的共同點是都屬於合口三等的字，合口成分提供了聲母演變的條件。其中「水睡」分屬於支、脂韻，一般客家話的支、脂韻沒有區別，但是在閩南客家話，這兩個字截然有別，可以看出它們的來源不同。詳細的演變過程是：

$$*ʃuei \rightarrow (\ʂuei) \rightarrow fei \rightarrow fe \quad (\text{睡})$$

$$*ʃui \rightarrow (\ʂui) \rightarrow fi \quad (\text{水})$$

5、鼻音聲母與高元音的互動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鼻音聲母有幾種特殊的演變，主要的原動力來自鼻音聲母與高元音的互動，所產生兩個階段的變化：首先是成音節鼻音的形成，再進一步則產生 h-聲母。底下先看例字（以和平為例）：

例字	五	女	魚	毛	墓	木	目	你
音讀	m̩ ³	m̩ ³	m̩ ²	hm̩ ¹	hm̩ ⁶	hm̩ ⁷	hm̩ ⁷	hen ²

成音節鼻音來自 m- n- ŋ-聲母與高元音-i 或-u 的互動。其變化過程大體如下：

¹² 山東的西魯片，河南的東、南部一線直到安徽北部，山西的南區，陝西的關中陝南一帶，甘肅、新疆，四川北部，這些地區的「知莊章」組開口念 tʂ- tʂ'- ʂ- ʐ，合口音念成 pf- pf'- f- v-。

- 五 $\eta + u \rightarrow \eta\tilde{u}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m$
- 女 $n + i \rightarrow n\tilde{i}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m$
- 毛 $m + u \rightarrow m\tilde{u} \rightarrow m \rightarrow m\eta \rightarrow hm$ (mu 的前身是 mo)
- 你 $n + i \rightarrow n\tilde{i} \rightarrow \eta \rightarrow \eta\eta \rightarrow h\eta \rightarrow hen$

就音韻行為來說，成音節鼻音相當於鼻化的高元音， m 的後續變化與閩南話的古鼻音聲母「氣流換道」現象異曲同功（張光宇 1989）。把 m 、 η 分析成 $m\eta$ 、 $\eta\eta$ ，當從口腔經過的氣流多於從鼻腔經過的氣流，就變成 hm 、 $h\eta$ ，與潮陽閩南話「年」 $\eta\tilde{n}i \rightarrow \eta hi$ 的變化平行。 $h\eta$ 見於廣東大埔客家話， hen 是 $h\eta$ 的後續發展。「五、女、你、魚」在其他客家話讀 η 或 η ，是 m 和 $h\eta$ 的前一個階段，起點同樣來自 ηu 和 ni 。綜合各漢語方言成音節鼻音的分布狀況¹³，可以發現 m 、 η 、 η 在漢語方言常有輪轉現象¹⁴，這與成音節鼻音的發音特色有關。

6、曉母的 s-聲母

北片閩南客家話的曉、匣母都有念 s-聲母的現象，南片只有曉母的「許兄」兩字念 s-聲母。雖然轄字少，但是這種「共同創新」(shared innovation) 現象，在探討語言（方言）關係的議題上具有重要意義。除了閩南客家話之外，粵東的興寧、五華客家話也有相同的語音現象¹⁵，而且更具系統性。曉母念 s-屬於後期的演變，來自 h-聲母顎化與 ç-聲母前化的結合，底下列出各方言點「許兄」的音讀：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白葉	興寧	長汀
許	sy ₃₁	sy ₃₁	sy ₃₁	sy ₃₁	sy ₃₁	su ₃₁	ʃɿ ₃₁	ʃi ₄₂
兄	saŋ ₃₃	saŋ ₃₃ fiŋ ₃₃	saŋ ₂₂	ʃiaŋ ₁₁	ʃiaŋ ₁₁ fiŋ ₁₁	fiŋ ₁₁	ʃuŋ ₂₄	ʃiaŋ ₃₃

從方言比較來看，「許」的聲母來自 *h-，-y 具有 -i 的成分，使 h- 顎化為 ç-，當

¹³ 參自鄭曉峰：〈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三十一卷 第1、2期合刊（2001年3月），頁135-159。

¹⁴ 參自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新三十四卷 第2期（2004年12月），頁543-544。

¹⁵ 語料來自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97。邱仲森：《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46、106。

聲母進入滋絲音系統，則開始進行與知莊章組聲母相同的前化運動，演變過程是： $*hy \rightarrow \zeta y \rightarrow \jmath y \rightarrow \varsigma y \rightarrow sy$ 。「兄」字在客家話有兩種念法，粵東系統大都讀如通三的 $-iu\eta$ ；贛南、閩西、閩南以讀梗攝系統的 $-ia\eta$ 為多。從和平、霞葛、長汀的 \jmath -聲母帶 $-i$ -介音，及興寧的 ς -聲母，可以更加確定「兄」字聲母的前化演變，過程是： $*hian\eta \rightarrow \zeta ia\eta \rightarrow \jmath ia\eta \rightarrow \varsigma a\eta \rightarrow sa\eta$ 。曉組聲母與知莊章組聲母進行相同的語音演變，是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外在環境與內在演變機制。此現象可以用音理上的一致性（uniformitarianism）¹⁶原則做解釋：在相同的語音條件下，儘管時間、空間不同，都能產生相同的演變結果。長樂、霞葛的「兄」字有文（ fin_{33} 、 fin_{11} ）白（ $sa\eta_{33}$ 、 $\jmath ia\eta_{11}$ ）讀的對應，文讀的 f -聲母保留了梗合三的合口成分，白讀的 $-a\eta$ 、 $-ia\eta$ ，保有梗攝字的主要元音 $-a$ ，與粵東系統的 $-u$ 不同。

7、個別特色

南片閩南客家話除了上述共同特點之外，各方言點還有個別的特色。其中以下河的濁聲母 b -最具特色。目前所知的客家話中，只有下河與台灣的崙背有濁聲母 b -。 b -聲母分布在中古微母和匣、影、喻母的合口字，這些字其他客家話念成 v -（或 f -）聲母。由於閩南客家族群與當地閩南人有密切的接觸，他們大多是使用閩南客家話和閩南話的雙語人，於是把閩南話音韻系統中的 b -聲母帶進自己的語言，用說 b -聲母的習慣，替換原來 v -聲母的字。這類語音變化下河領先其他南片閩南客家話。雖然從音變的機制來說， b -聲母的產生是 v -的合口成分促使唇齒音 v -變成雙唇的 b -，為高元音擦音化（ $u \rightarrow v \rightarrow b$ -）的內部音變；不過，維繫這個變化的原動力，還是來自閩話 b -聲母的牽引。底下列出念 b -聲母的例字，並列出廈門、崙背、梅縣的音讀做對照：

	下河	廈門	和平	苗栗
舞	bu_{31}	bu_{31}	vu_{31}	vu_{31}
文	bun_{35}	bun_{24}	vun_{53}	vun_{11}
萬	ban_{55}	ban_{33}	van_{55}	van_{55}
物	but_{43}	but_5	vut_{43}	vut_5

¹⁶ Rankin, Robert L.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Josephand Jand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183-212.

味	bi ₅₅	bi ₁₁	mi ₅₅	mi ₅₅
微	bi ₂₂	bi ₂₄	mi ₅₃	mi ₁₁
委	bui ₃₁	ui ₃₁	vui ₃₁	vi ₂₄
碗	ban ³	uã ₃₁	van ₃₁	von ₃₁
胃	bui ₅₅	ui ₃₃	vui ₅₅	vi ₅₅
圓	bien ₃₅	ĩ ₂₄	vien ₅₃	ien ₁₁

下河的早期形式應與和平一致。從和平看下河，可以歸納出三種情況：首先是 v→b 的音近變化（舞、文、萬、物）；以及方言內部 v→b 規律的擴大（委、碗、胃、圓），這些字廈門不讀雙唇音，來自客家話內部 v→b 的轉換習慣；第三種是 m→b，來自閩南話的直接借用（味、微）。

客家話普遍有少數生、書、禪母字念塞擦音的現象，南片閩南客家話的轄字比一般客家話多，例如「餽 ts' -、仇 tʃ' -、獸 tʃ' -」三字也都念塞擦音，明顯與其他地區不同。「艦」字音為 lam⁶，此匣母字念 l- 聲母，堪稱南片閩南客家話最為特殊的音讀。此外還有大溪、長樂、白葉、霞葛的「戀」字讀陽平調，「戀」字在現代漢語方言分歸平、去兩派¹⁷，雖然只有一個字，但在漢語歷史的發展上有其意義。

（二）韻母特色

閩南客家話與其它客家話最大的不同在於韻母系統。各韻攝雖然與其他客家話有相同的起點，但由於發展的方向與速度與眾不同，形成閩南客家話特殊的韻母系統，例如具有 -y 元音或 -y- 介音的韻母形式、-e 元音的分布、合口來源的保存等等。

1、遇、山、臻攝的 -y 元音與 -y- 介音

（1）遇攝的 -y 元音

-y 元音與 -y- 介音是南片閩南客家話最顯眼的區域特色，-y 元音分布在遇、臻攝，-y- 介音分布在山攝的合口三等。一般客家話¹⁸遇攝合口一等與三等的

¹⁷ 「戀」字在現代漢語方言分歸平、去兩派，平聲一讀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南，另外還散見於甘肅（蘭州、敦煌）、陝西（延川、扶風）、山東（利津、臨清、平度）、浙江（蒼南、金華）、內蒙古（鄂爾多斯）、新疆（焉耆）、江蘇（嘉定）、安徽（太平仙源）。摘自張光宇：〈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第6期（2004年），頁545-557。

¹⁸ 翁源、連南、河源除外，它們的遇攝三等與閩南客家話一樣，也是以 -y 元音為主。語料來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1-36。

區別是 -u : -i、-u¹⁹，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區別則是 -u : -y、-u²⁰、-iu、-ui（詔安話在台灣的演變形式）。從方言比較來看，遇攝合口一等的原始形式為 * -u，合口三等有 -i、-u、-y、-iu、-ui 五種現代形式，將共同起點擬為 * -y，才能解釋 -i、-u、-y、-iu、-ui 五種現代形式的發展。* -y 與 * -u 的差別在於 * -y 帶有三等 -i- 介音的成分，所以南片閩南客家話魚虞韻的 -y 元音較具三等韻的特色，比一般客家話魚虞韻的 -i 或 -u 元音，較能看出遇攝一三等的區別。從知章組來看這個現象更為明顯，一般客家話遇₃知章組字為 -u 元音，與遇₁的 -u 無別，由於知章組字的 tʃ-系聲母前化運動的過程使 -i- 丟失，韻母只剩 -u 元音，過程為：tʃy(tʃiu) → tʃu → tsu。南片閩南客家話的 tʃ-系聲母較一般客家話穩定，對 -i- 的保留時間較長，故能維持 tʃy 的形式。底下列出遇₃的例字：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梅縣	揭西
女	ɲy ³¹	ɲy ³¹	ɲy ³¹	ɲy ³¹	ɲy ³¹	ɲ ³¹	ɲ ²¹
徐	sy ³⁵³	ts'y ³⁵³	sy ³⁵	sɿ ⁵³	sɿ ⁵³	ts'i ¹¹	ts'i ²⁴
豬	tʃy ³³	tʃy ³³	tʃy ²²	tʃy ¹¹	tʃy ¹¹	tsu ⁴⁴	tʃu ⁵³
煮	tʃy ³¹	tʃy ³¹	tʃy ³¹	tʃy ³¹	tʃy ³¹	tsu ³¹	tʃu ²¹
主	tʃy ³¹	tʃy ³¹	tʃy ³¹	tʃy ³¹	tʃy ³¹	tsu ³¹	tʃu ²¹
書	ʃy ³³	ʃy ³³	ʃy ²²	ʃy ¹¹	ʃy ¹¹	su ⁴⁴	ʃu ⁵³
句	ky ³¹	ky ³¹	ky ³¹	ky ³¹	ky ³¹	ki ⁵²	ki ⁴²
語	ɲy ³¹	ɲy ³¹	ɲy ³¹	ɲy ³¹	ɲy ³¹	ɲi ⁴⁴	ɲi ⁵³
許	sy ³¹	sy ³¹	sy ³¹	sy ³¹	sy ³¹	hi ³¹	hi ²¹

在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系統中，魚虞韻只有非、莊組字念 -u 元音，其他聲母字念 -y 元音；其他客家話的系統則是非、知、莊、章念 -u 元音，其他聲母字念 -i 元音。這兩種現象為觀察魚虞韻元音的演變提供重要的線索。兩者的共同點是非、莊組字都念 -u 元音，非組的 -u 元音源自合口三等幫組聲母的輕唇化，其過程造成 -i- 介音的消失；莊組的 -u 元音則是聲母前化，-i- 介音丟失後所形成的韻母形式。一般客家話知章組聲母也進行前化，故韻母形式與莊組相同；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知章組聲母的前化速度較慢，有利於 -i- 介音的保留，故韻母是帶

¹⁹ 分布在非、知、莊、章組聲母。

²⁰ 分布在非、莊組聲母及云母。

有-i介音成分的-y 元音。綜合上述，魚虞韻元音的演變過程是從最原始的*-iu 到現代客家話的共同起點*-y，再從*-y 發展為各地區的-i、-u、-iu、-ui 等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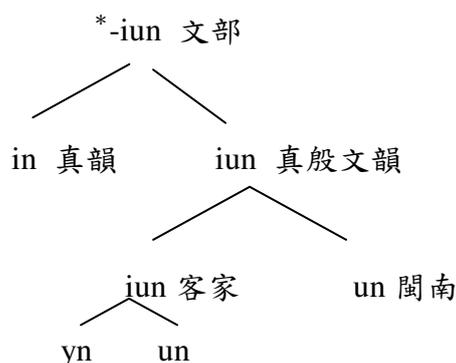
(2) 臻攝的-y 元音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y 元音還分布在臻攝開口一等（見組、匣母字）和三等（日母、見組、曉母字），以及臻攝合口三等的章、見組字。-y 元音有兩個來源，一是-u 元音（臻開一），另一是-iu（臻開三、合三）。從臻開一、開三的-y 元音，可以看出臻攝開口字的合口來源，此合口音的年代要早於《切韻》時代。一般客家話的臻攝合口一、三等只有在見、曉、影組字有-un：-iun 的區別，其他聲母的字則合口一三等無別，都是-un。南片閩南客家話除了在見、曉、影組字有-un：-yn 的區別之外，章組字的韻母也是-yn。這個現象可以呼應上文提到的南片閩南客家話的tʃ-組聲母對-i-介音的保留最為穩定，故能以-y 元音的形式保留合口成分。底下列出臻攝的例字：

		大溪	長樂	下河	和平	白葉	霞葛	梅縣	廈門
痕	根	kyn ₃₃	kyn ₃₃	kyn ₂₂	kyn ₁₁	kɤn ₁₁	kyn ₁₁	kɛn ⁴⁴	kun ₅₅
	墜	k'yn ₃₁	kun ₃₁	k'en ₃₁	k'yn ₃₁	kɤn ₃₃₂	k'en ₃₁	k'en ³¹	kun ₅₁
韻	痕	fun ₃₅₃	fun ₃₅₃	fun ₃₅	fun ₅₃	fun ₃₅	fun ₅₃	hɛn ¹¹	hun ₂₄
真	巾	kyn ₃₃	kyn ₃₃	kyn ₂₂	kyn ₁₁	kɤn ₁₁	kyn ₁₁	kin ⁴⁴	kun ₅₅
	韌	ŋiun ₃₅	ŋin ₅₅	ŋiun ₅₅	ŋiun ₅₅	ŋɤn ₁₃	ŋyn ₃₅	ŋiun ³¹	lun ₃₃
韻	銀	ŋiun ₃₅₃	ŋyn ₃₅₃	ŋiun ₃₅	ŋiun ₅₃	ŋɤn ₃₅	ŋyn ₅₃	in ¹¹	gun ₂₄
殷	春	tʃ'yn ₃₃	tʃ'yn ₃₃	tʃ'yn ₂₂	tʃ'yn ₁₁	tʃ'un ₁₁	tʃ'yn ₁₁	ts'un ⁴⁴	ts'un ₅₅
	出	tʃ'yt ₂₄	tʃ'yt ₂₄	tʃ'yt ₂₄	tʃ'yt ₂₄	tʃ'ut ₃₂	tʃ'yt ₂₄	ts'ut ¹	ts'ut ₂
韻	斤	kyn ₃₃	kyn ₃₃	kyn ₂₂	kyn ₁₁	kɤn ₁₁	kyn ₁₁	kin ⁴⁴	kun ₅₅
	勤	k'yn ₃₅₃	k'yn ₃₅₃	k'yn ₃₅	k'yn ₅₃	k'ɤn ₃₅	k'yn ₅₃	k'iun ¹¹	k'un ₂₄
	芹	k'yn ₃₅₃	k'yn ₃₅₃	k'yn ₃₅	k'yn ₅₃	k'ɤn ₃₅	k'yn ₅₃	k'iun ¹¹	k'un ₂₄
	近	k'yn ₃₃	k'yn ₃₃	k'yn ₂₂	k'yn ₁₁	k'ɤn ₁₁	k'yn ₁₁	k'iun ⁵²	kun ₃₃
	欣	him ₃₃	him ₃₃	him ₂₂	him ₁₁	him ₁₁	him ₁₁	hiun ⁴⁴	him ₅₅
諄	筍	sun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₃₃₂	sun ₃₁	sun ₃₁	sun ₃₁
	春	tʃ'yn ₃₃	tʃ'yn ₃₃	tʃ'yn ₂₂	tʃ'yn ₁₁	tʃ'un ₁₁	tʃ'yn ₁₁	ts'un ⁴⁴	ts'un ₅₅
韻	均	kyn ₃₂	kyn ₃₃	kyn ₂₂	kyn ₁₁	kɤn ₁₁	kyn ₁₁	kiun ⁴⁴	kun ₅₅

文 韻	君	kyn ₃₃	kyn ₃₃	kyn ₂₂	kyn ₁₁	kɤn ₁₁	kyn ₁₁	kiun ⁴⁴	kun ₅₅
	訓	fun ₃₁	fun ₃₁	fun ₃₁	fun ₃₁	fun ₃₃₂	fun ₃₁	hiun ⁵²	hun ₁₁
	運	vin ₅₃	vin ₅₅	bin ₅₅	vin ₅₅	vin ₁₃	vin ₃₅	iun ⁵²	un ₃₃

來自上古文部的痕、殷韻字，以及部份來自上古文部的真韻字，根據《切韻》的記錄都歸為開口字（如北京話），但是在南片閩南客家話則大多讀同合口三等文韻的-yn 或-iun。其中透露的訊息是：以上古文部為起點，有兩條發展路線，一條是保守的文部合口（如客家）²¹；一條是創新的分歸開口痕、真、殷韻與合口文韻（如北京話）。從方言比較的結果來看，合理的共同出發點是*-iun²²。也就是說，閩南客家話來自文部的真²³、殷韻共同形式是*-iun，而非《切韻》的開口三等*-jĕn、*-jĕn。*-iun 的合口三等讀法沒有獲得文獻的記錄²⁴，《切韻》所據是北方讀為開口三等的語音現象。自文部至真、殷、文韻的演變如下：



諄韻有-un（來母精見組）、-yn（章見組）、-in（以母）三種韻母形式，-yn 的下一個階段是-un，由於-yn→-un 的演變，形成臻合三（諄）與臻合一（魂）的合流。日母的「潤」及云、以母的「勻允韻運」等字念 vin（下河念 bin）甚為特

²¹ 非文部來源的真韻字，閩南客家話與北京相同，讀為開口三等。

²² 「上古的文部字在《切韻》分居真殷兩韻，殷韻在《切韻》以前的齊梁陳隋時期依違於真、文之間，真韻的文部字早就融入真韻。換句話說，同一個方向的演變（*iun→in）有遲速的階段性差異，先變的進入真韻，後變的進入殷韻。《韻鏡》開口三等的名目是概括北方話既變之後的結果，未變之前只有透過文獻及方言比較才能確定。如果倒果為因，把《韻鏡》的開口三等視為上古出發點的音變條件，上不能說明上古音。中不能解釋齊梁陳隋依違兩可的狀況，下不能涵蓋現代南方的閩客方言。」摘自張光宇〈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第6期，2004年，頁545-557。

²³ 真韻字的上古來源較殷韻複雜，除了文部之外還有來自真部，對閩南客家話來說，來自真部的真韻字，讀為開口三等與北京相同；來自文部的真韻字則大多讀成合口三等與殷韻相同。

²⁴ 「從歷史文獻言之，南方的合口三等並非無跡可尋。南北朝詩人用韻顯示：欣韻或歸文，或歸真，大致可以說第一期的欣歸文，第二期以後的欣歸真（王力 1936）文是合口三等，真是開口三等。這種階段的差異就好像後來南北方言的差異：南方的合口三等代表漢語史的較早階段，北方的開口三等代表漢語史的較晚階段。」摘自張光宇〈比較法在中國〉，《語言研究》第4期，2003年，頁101-102。

殊，這也是-y_n的進一步發展，過程為：

*iun→yn→uin→vin (bin)。

(3) 山攝的-y-介音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y-介音主要出現在山攝合口三等的見組字（開口三等有「建健」兩字），同韻其他聲母的字，除了少數幾個字念-uan 之外，都已經與開口三等合流，只有見組字仍保有三等合口字的特色，以-y-的形式保存下來。足見見組字往往是語音演變的最後堡壘。同時，也因為-y-發音部位的偏高性質，提供-a 元音高化為-e 元音的環境。演變的過程是：

*kiuon→kyon→kyan→kyen

底下列出山攝合口三等念-y-的例字（以霞葛為例）：

例字	卷	圈	拳	權	倦	勸
音讀	kyen ₃₁	k'yen ₁₁	k'yen ₅₃	k'yen ₅₃	kyen ₃₁	k'yen ₃₁

山攝合口三等除了見組的-y-介音特殊之外，影、云母「圓員冤園袁遠怨」等字念 vien 也與一般客家話的 ien 或 ɿien 明顯不同。南片閩南客家話的 vien 帶有合口成分，一般客家話則念開口音。原因與見組-y-介音的形成相同，演變過程是：

*iuon→yon→uian→uien→v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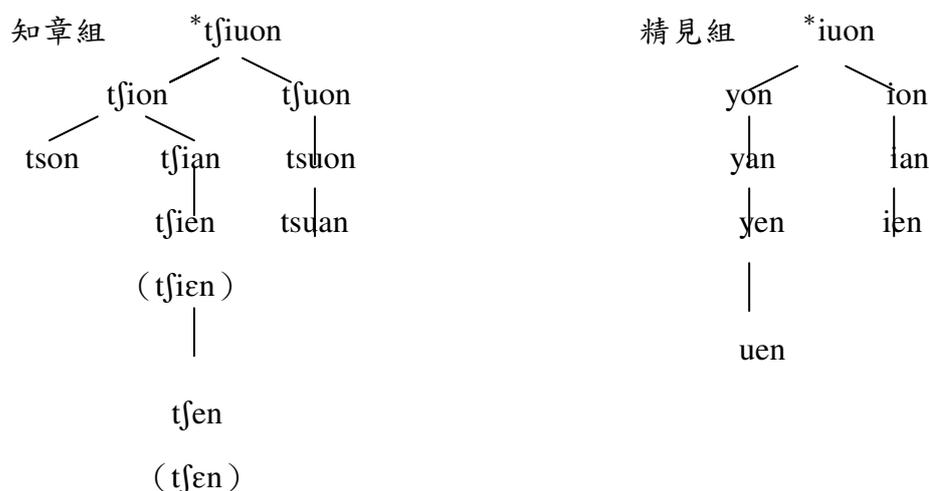
各地區客家話山攝合口三等的音讀分歧頗大，有些與開口三等合流；有些與合口一等合流；有些兩者兼有。造成分歧的原因是山攝合口三等的音韻本質，同時具有合口與三等的細音性質；以及知章組聲母前化的速度不一，故在不同地區的客家話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大體來說，主要的區別在於合口或細音成分的保留與否，保留細音成分的類型又再分為知章組聲母與非知章組聲母兩種發展模式。底下列出各地區山攝合口三等的韻母形式（以陽聲韻為例）：

	南片閩南客家	河源	梅縣	揭西
精組	ien ²⁵	yan	ian	ien

²⁵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精組字大都念-ien，唯讀「旋」字念-uan，「旋」字在日常使用機會較低，推測-uan 來自閩南話的音讀。

知組	en (ɛn)	uan	ɔn	ɔn
章組	ien、en (ɛn)	uan	ɔn	ɔn
	on ²⁶			
日母	ien	yan	ion	ɔn
見組	yen、uen	yan	ian	ien
喻母	ien	yan	ian	an ²⁷

山攝合口三等字的演變類型可以概括成三類：一是保留合口成分的是河源的知章組字，從同韻其他聲母字的-yan，可以知道知章組字的韻母原先也是-yan，由於聲母的前化使細音成分消失，所以從-yan 變成-uan。二是梅縣、揭西、南片閩南客家話（見組字除外）保留細音成分，且因為-i-介音使聲母和元音產生變化。梅縣、揭西讀如山攝開口三等、合口一等，南片閩南客家話則與山攝開口三等合流。這個類型佔多數地區，共有-o、-a、-e (-ɛ) 三類元音，演變的過程是：-o→-a→-e。-o→-a 是漢語方言元音演變的趨勢，-a→-e 是-i-介音造成-a 元音的高化。梅縣、揭西的知章組字顯現有趣的現象，它們的聲母已經完全平舌化為 ts- ts'- s-，演變速度領先其他客家話；但在韻母方面卻是保留山攝合口三等最早期的-o 元音形式。三是同時保留合口與細音成分的河源（知章組除外）與南片閩南客家話的見組字，韻母形式為-yan、-yen、-uen。上述三類演變過程歸納為：



2、蟹止效流咸山梗攝的-e、-ɛ元音

漢語方言大多有-a 元音高化的趨勢，南片閩南客家話這種現象的轄字較其

²⁶ -on 前面的聲母是 ts-ts'，與章組系統的 tʃ-tʃ'-不同。

²⁷ -an 的聲母是ʒ-，故可將-an 視為-ian，因為-an 是ʒ-聲母前化過程中-ian 的-i-介音消失後的韻母形式。

他客家話為多，所以-e 元音較一般客家話普遍，尤其是多了-ε元音的分布，本小節主要介紹其他客家話所沒有的-e、-ε元音。其中莊組字的-e 元音與其他客家話相同，留待後文討論。蟹止效流咸山梗攝-e、-ε元音的產生來自三個途徑：一是自-a 元音的高化（效流咸山梗攝）；二是-ai 韻母合成-e 元音（蟹攝）；三是-uei 韻母的-u-介音消失（止攝）。

(1) 效流咸山梗攝的-e、-ε元音

從方言比較來看，前兩者都與-a 元音有關，亦即-e 或-ε元音的較早階段原是-a 元音。底下列出各地區效流咸山梗等攝的韻母形式：

	長樂	下河	和平	霞葛	白葉	河源	梅縣	揭西
鳥	tɛu ³¹	tɛu ³¹	tɛu ³¹	tɛu ³¹	tɛu ³³²	ŋiau ²⁴	ŋiau ⁴⁴	tiau ⁵³
條	t'ɛu ³⁵³	t'ɛu ³⁵	t'ɛu ⁵³	t'ɛu ⁵³	t'ɛu ³⁵	t'iau ³¹	t'iau ¹¹	t'iau ²⁴
尿	neɥ ⁵⁵	neɥ ⁵⁵	neɥ ⁵⁵	neɥ ⁵³	neɥ ¹³	ŋiau ⁵⁵	ŋiau ⁵²	ŋiau ²¹
廖	leɥ ⁵⁵	leɥ ⁵⁵	leɥ ⁵⁵	leɥ ³⁵	leɥ ¹³	liau ⁵⁵	liau ⁵²	liau ²¹
鹹	hem ³⁵³	hem ³⁵	hem ⁵³	hem ⁵³	hem ³⁵	ham ³¹	ham ¹¹	ham ²⁴
黏	nem ³⁵³	nem ³⁵	nem ⁵³	nem ⁵³	nem ³⁵	ŋiam ³³	ŋiam ¹¹	ŋiam ⁵³
點	tɛm ³¹	tɛm ³¹	tɛm ³¹	tɛm ³¹	tɛm ³³²	tiam ²⁴	tiam ³¹	tiam ²¹
疊	t'ɛp ⁵⁴	t'ɛp ⁵	t'ɛp ⁴³	t'ɛp ⁴³	t'ɛp ⁵	tiap ²	tiap ⁵	tiam ⁵
念	nem ⁵⁵	nem ⁵⁵	nem ⁵⁵	nem ³⁵	nem ¹³	ŋiam ⁵⁵	ŋiam ⁵²	ŋiam ²¹
嫌	hem ³⁵³	hem ³⁵	hem ⁵³	hem ⁵³	hem ³⁵	hiam ³¹	hiam ¹¹	hiam ²⁴
閑	hen ³⁵³	hen ³⁵	hen ⁵³	hen ⁵³	hen ³⁵	han ³¹	han ¹¹	han ²⁴
展	ten ³¹	ten ³¹	ten ³¹	ten ³¹	ten ³³²	tsian ²⁴	tsan ³¹	tʃɛn ²¹
善	ʃɛn ⁵⁵	ʃɛn ⁵⁵	ʃɛn ⁵⁵	ʃien ³⁵	ʃɛn ¹³	sian ⁵⁵	san ⁵²	ʃan ²¹
天	t'en ³³	t'en ²²	t'en ¹¹	t'en ¹¹	t'en ¹¹	t'ian ³³	t'ian ⁴⁴	t'ien ⁵³
鐵	t'ɛt ²⁴	t'ɛt ²⁴	t'ɛt ²⁴	t'ɛt ²⁴	t'ɛt ³²	t'iat ⁵	t'ian ¹	t'ien ²
傳	tʃ'en ³⁵³	tʃ'en ³⁵	tʃ'en ⁵³	tʃ'en ⁵³	tʃ'en ³⁵	ts'uan ³¹	ts'on ¹¹	tʃ'on ²⁴
聽	t'en ³³	t'en ²²	t'en ¹¹	t'en ¹¹	t'en ¹¹	t'iaŋ ³³	t'aŋ ⁴⁴	t'en ⁵³

綜合上表共有 -ɛu、-ɛm、-ɛn 三種韻母形式，主要分布在效_四、咸_四、山_四、梗_四的端組、泥來母，山_三的知章組，以及咸_二、山_二的匣母。南片閩南客家話四等字的-ɛu、-ɛm、-ɛn，在其他客家話大部分念成-iau、-iam、-ian（-ien、-ien），只分布在端組、泥來母，可以得知-ɛu、-ɛm、-ɛn 的產生與聲母有關。-a 元音高化後的-ieu、-iem、-ien 韻母，-i-介音處於發音部位同屬於偏前的 t-t'-n-l-聲母與-e 元音之間，故容易造成-i-介音的被推擠而消失；-i-介音消失之後，聲母、元音、韻尾也還處在發音部位都偏前的組合狀態，故-e 元音再進一步低化為-ε，

演變過程為（以「尿甜練」三字為例）：

*niau→nieu→neu→neü （尿）

*t'iam→t'iem→t'em→t'em （甜）

*lian→lien→len→len （練）

山_三知章組字-en 的產生與聲母有關，如前文所述，南片閩南客家話知章組聲母對-i介音的保存能力最好，故能提供-a 元音高化的環境。與一般客家話的差別在於南片閩南客家話先-a 元音高化再進行聲母前化，一般客家話則是-a 元音未高化聲母就已經前化了。演變過程為（以「扇」字為例）：

*ɕian→ɕien→ɕen→ɕen

咸_二、山_二匣母以及山_二幫組的-ɛm、-ɛn，直接來自-a 元音的高化，並不需要在-i介音的條件下才能產生高化現象，與其他韻攝-a 元音的高化不同。演變過程為（以「閑」字為例）：

*han→hen→hen

（2）蟹攝二四等的-e 元音

蟹_二、蟹_四的「排牌稗鞋蟹矮底蹄犁齊西洗細雞計契係」等字念-e 元音，其中屬於蟹_二的字，在其他客家話念-ai，同韻其他聲母的字也都念-ai，所以推測客家話蟹_二的共同起點為*-ai。由於-ai 的發音從低元音到高元音動程較大，容易造成發音上的不完全（沒有發完全程），使-ai 折衷於-a、-i 元音之間的-e 元音，產生-ai→-e 的變化。從拉波夫的「伴隨性原則」²⁸來看，與-ai→-e 同類的變化見於效_二²⁹，屬於音系上的平行演變。大部分客家話「歌、戈、豪韻合流」，原因來自豪韻產生*-au→-o 的變化。效_二的-au→-o 在客家話中較為普遍，蟹_二的

²⁸ 拉波夫 (William Labov) 在 *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to Explain the Past* 文集中，提出「一致性原則」與「伴隨性原則」，討論關於通過微觀的變異去研究中觀、宏觀的語言史，為歷史上已經完成的音變做出解釋。「伴隨性原則」是指一組相互有聯繫的變化，從這一群人擴展到那一群人的時候，不同的因素也會隨之發生迅速的變化，從而使結構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動。摘自徐通鏞：《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283-284。

²⁹ 山東方言也有-ai→-e 及 -au→-o 兩類平行的演變，北京話念-ai 的字，在山東大部分地區都念成-e，北京話念-au 的字，在山東大部分地區都念成-o。而且是全面的演變，在同一個方言點裡只要有-e 韻母結構，就沒有-ai 的韻母結構，只要有-o 就沒有-au，並且-e 與-o 會同時存在。語料來自董紹克、張家芝主編《山東方言詞典》（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年），頁524-543。

-ai→-e 則主要分布在南片閩南客家話，可以說，客家話-ai→-e 的變化開始於南片閩南客家話。客家話的蟹³⁰有 -ai、-i、-e 三個層次的韻母形式，南片閩南客家話念 -e 元音層次的轄字較一般客家話為多，其內容除了內部歷史來源的承繼之外，還有來自外在環境漳州閩語的蟹攝二三四等也念 -e 元音的影響。

(3) 蟹、止攝合口三等的 -e 元音

蟹（祭韻）、止攝（支韻）的合口三等「歲稅嘴吹炊睡」等字念 -e 元音，一般客家話念 -oi 或 -ui，同韻其他聲母字念 -ui。從北片閩南客家話的梅林，祭、支韻也都念 -e 元音來看，閩南客家話的共同起點為 *-uei。根據客家話「元音異化原則」³⁰的韻母特性，兩個前元音或後元音不能同時存在一個韻母結構中。*-uei 在客家話發展成 -ui 和 -ue，其中以 -ui 佔多數。-ue 韻母的 -u- 在舌尖音聲母與前元音之間會產生發音上的不協調，造成 -u- 的消失³¹。這種消失在塞擦音 (ts- ts') 與擦音 (s-) 聲母有不同的表現，ts- ts' 聲母之後是單純的 -u- 消失；s- 聲母之後的 -u- 會與 s- 結合成新聲母 f-。演變過程為（以「稅嘴」為例）：

*ɸuei → ɸue → fe

*tsuei → tsue → tse

3、支脂有別

根據周祖謨³²的研究，南北朝時代南方方言支與脂、之有別。客家話屬於支與脂、之有別的方言，所謂「有別」，是指支韻字的韻母至少兩個層次，一個層次與脂、之兩韻韻母相同，另一個層次與部分歌韻字或齊韻字白讀合流³³。以長汀為例，「徙^ɿsai」與歌韻相同，「舐^ɿse、蟻^ɿŋe」與齊韻白讀層相同，「皮^ɿp'i、知^ɿti、寄^ɿtʃi^ɿ」與脂、之韻合流。大多數客家話能以支韻的「舐、蟻」兩字與脂、之韻做區別，但是南片閩南客家話不具這個特色，支與脂、之的區

³⁰ 參自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年），頁116-117。

³¹ 漢語方言介音 -u- 的單純消失主要見於舌尖音聲母之後，同時主要元音是前元音。進行這種介音消失過程的韻母是 -uei, -uən, -uan, -uaŋ。舌尖聲母可分兩種，t 組包括 t t' n l，ts 組包括 ts ts' s。介音 -u- 的消失，有的方言見於兩組聲母，有的只見於 t 組，不見於 ts 組。這種分歧表明，t 組比 ts 組先進行變化。有的方言，t 組內的行動並不一致，響音 (n, l) 之後的介音丟失，塞音之後不然。從演變次序來看，響音最先啟動，塞音其次，最後是舌尖前音。摘自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2004年，頁529-530。

³² 參自周祖謨：《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頁459-469。

³³ 參自謝留文：《客家方言的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頁34-39。

別只有之韻莊組「事 se²（白讀）廁 ts'et₃」兩字的-e 元音，其他都已經合流念 -i 或 -ɿ 元音。支脂有別在合口三等的支、脂韻表現較為明顯，最為特殊的是「嘴吹吹睡」等字唸-e 元音，與部分齊韻字的白讀層相同；其餘的支韻字讀-ui 與脂韻合流。

4、莊組字的特殊音讀

莊組字常有不同於其它聲母的音韻行為，其特殊行為是保守或創新，難以一概而論，大體來說，莊組字的保守現象要多於創新演變。底下先列出莊組字的特殊音讀，關於莊組聲母的歷史演變，留待後文討論。

	遇合三	止開三	流三	深三	山開二	臻開三	曾開三	江二
莊組	-u	-ɿ、-e	-eu	-em/p	-an	-en/t	-et	-uŋ
其它	-y	-i	-iu	-im	-en(en)	-in/t	-in/t	-oŋ

大部分莊組字的元音比同韻其他聲母的元音低，值得注意的是，莊組的特殊行為，幾乎都是以-e 元音來表現，此-e 元音是推斷莊組字音韻行為傾向保守的依據。上表中流三、深三、臻開三、曾開三、江二等韻的莊組字，較同韻其他聲母的字存古，也就是說，從莊組字的特殊音韻，可以觀察到各韻攝較原始的韻母形式，而這些韻母形式往往不存在於現今莊組字之外的聲母的表面形式中。深₃莊組字「蔘森澀」念 -em/p，其他聲母字念-im/p，其中「粒陰」與眾不同念-iam/p，另外，閩南語的深₃也有念-iam/p 的現象，將-iam/p 與莊組的-em/p 做語音演變上的聯係，藉由莊組的-em/p，更可以確立深₃的共同出發點為* -iam/p。莊組字的-a 元音高化之後，-iem 的-i 介音在莊組聲母進行捲舌、平舌化的過程³⁴中丟失。演變過程為（以「蔘」字為例）：*ɟiam→ɟiem→ɟiem→sem。深₃其他聲母字的-im/p 屬於較後期的演變。

流₃、臻₃、曾₃在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中，分別擬為*-ǎ、*-ě、*-ə 三種元音，在南片閩南客家話這三個韻都一致念成 -e（莊組）和-i（其他聲母）元音。從歸音位的角度來看，*-ǎ、*-ě、*-ə 可以視為同一類的元音類型，無論

³⁴ 詳參陳秀琪：〈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一聲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05 年）。

是歸為-e類或-ə類元音，南片閩南客家話莊組字的-e元音都相當程度的保留了古元音類型的性質。流_三、臻_三、曾_三除了莊組之外，還有「浮廖鬪民蜜密粟冰逼凝極應」等字也讀-e元音，可以更加確定這三個韻莊組字的-eu、-en/t、-et是較存古的現象，同韻其他聲母的-iu、-in/t、-it是較後期的演變。上古東部到中古演變成江攝與通攝，客家話江攝普遍念-oŋ，唯莊組字的「窗雙」兩字念-uŋ，保存上古東部的音讀³⁵。

遇_三魚虞韻的莊組字念-u元音，其他聲母字念-y元音，莊組的與眾不同，與聲母的演變有關。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精莊知章組聲母，屬於ts（精莊知_二）：tʃ（知_三章）類型，遇_三的精莊組聲母雖然表面形式相同，但從韻母形式的不同，可以看出客家話的精莊是後來的合併，非來自未曾分化的上古「精莊合一」。莊組聲母在前化運動的過程中使*-iu的-i丟失，故韻母形式只留下遇攝合口三等的合口成分-u元音；其他聲母的字則將合口與三等特質合併成新的元音形式-y。正因為莊組聲母經歷一系列的演變，使得韻母形式未能與同韻其他聲母的字同步，故而保留了古遇攝的-u元音。

從以上所舉例子來看，莊組的特殊行為主要表現在今讀擦音的字。就發音方法來說，也反映塞擦音和擦音有別。江_二的「窗、雙」念-uŋ，與通攝一等的-uŋ合流，此乃上古東部字的殘存，從這一點來看，莊組字傾向保守。

止_三除了-e元音之外，莊組的「柿」也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字。「柿」為崇母字，但在閩方言常有群母的讀法。從閩客方言共有的k'i⁶來看，原始「柿」似乎有兩個發展方向，（假如以*g-為出發點），一類發展成崇母，另一類延續g-；濁音清化後崇母歸入ts'，g-歸入k'，故有ts'ɿ⁵和k'i⁶兩類語音。從方言音讀來看，《廣韻》「柿，鉏里切。」紀錄到的是崇母一類的讀法，群母一派讀法沒有被《廣韻》收錄。「柿k'i⁶」是相當珍貴的方言文物，其歷史久遠，可與閩語的同類現象並駕齊驅。有趣的是，此類現象在漢語語音史上一般只見於章組字，不見於莊組字。柿字為崇母字而讀為k'，允為異數。

5、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韻行為

³⁵ 除了莊組的「窗雙」之外，還有知組的「琢啄」念tu_二，不但聲母具有知組讀如端組的保守性，元音-u也保存了上古東部的音讀。

南片閩南客家話部分幫、見組的塞音與鼻音有不同的音韻行為，分布在蟹_二、止_三（支韻）、效₋、通_{-三}的幫組，以及遇_{-三}、山攝開合口三等的見組。蟹_二明母的「埋買賣」等字念-i元音，其他幫組字念-ai或-e。蟹_二的上古來源複雜，包含之（*-ə）、佳（*-i）、脂（*-i）、微（*-ə）等韻部，明母的-i元音，是後期的語音演變還是古*-i的保留，在沒有演變證據的支持下，這裡傾向後者的解釋。支韻的「糜」念-oi，與其他幫組字念-i不同。效₋、臻_三、通_{-三}的幫組與遇_{-三}的見組都是鼻音聲母與高元音互動後的hm、m̩、ŋ等異於幫組其他字的語音形式，詳細內容已於上文「聲母特色」論述，這裡不再贅述。山攝開合口三四等的見溪群母念-yen，疑母念-ien，合口三四等的-yen是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韻母特色，同時保存了合口與細音的音韻性質，但是在疑母方面，則與一般客家話相同，已不具合口特色。開口三四等的-yen，與合口三四等合流，這是-yen音讀的擴大。底下列出塞音與鼻音不同的音讀：

	長樂	和平	霞葛	白葉	長汀	梅縣	揭西	饒平
擺	pe ³¹	pai ³¹	pai ³¹	pe ³³²	pai ⁴²	pai ³¹	pai ²¹	pai ⁵³
埋	mi ³⁵³	mi ⁵³	mi ⁵³	mai ³⁵	me ²⁴	mai ¹¹	mei ²⁴	mi ⁵⁵
買	mi ³¹	mi ¹¹	mi ¹¹	mi ¹¹	me ³³	mai ⁴⁴	mai ⁵³	mi ¹¹
被	p'i ³³	p'i ¹¹	p'i ¹¹	p'i ¹¹	p'i ³³	p'i ⁴⁴	p'i ⁵³	p'i ¹¹
糜	moi ³⁵³	moi ⁵³	moi ⁵³	moi ³⁵	moi ²⁴	moi ¹¹	moi ²⁴	moi ⁵⁵
古	ku ³¹	ku ³¹	ku ³¹	ku ³³²	ku ⁴²	ku ³¹	ku ²¹	ku ⁵³
五	m̩ ³¹	m̩ ³¹	m̩ ³¹	ŋ̩ ³³²	ŋ̩ ⁴²	ŋ̩ ³¹	ŋ̩ ²¹	ŋ̩ ⁵³
魚	m̩ ³⁵³	m̩ ⁵³	m̩ ⁵³	ŋ̩ ³⁵	ŋe ²⁴	ŋ̩ ¹¹	ŋ̩ ²⁴	ŋ̩ ⁵⁵
保	po ³¹	po ³¹	po ³¹	po ³³²	pɔ ⁴²	pau ³¹	pɔu ²⁴	po ⁵³
毛	mu ³³	hm̩ ¹¹	hm̩ ¹¹	mu ¹¹	mɔ ³³	mau ⁴⁴	mɔu ⁵³	mu ¹¹
仆	p'o ²⁴	p'o ²⁴	p'u ²⁴	p'uk ³²	p'u ²⁴	p'uk ¹	p'uk ²	p'uk ³²
木	mu ²⁴	hm̩ ²⁴	hm̩ ²⁴	muk ³²	mu ²⁴	muk ¹	muk ²	muk ³²
間	kien ³³	ken ¹¹	ken ¹¹	kien ¹¹	kaŋ ³³	kian ⁴⁴	kien ⁵³	kien ¹¹
眼	ŋien ³¹	ŋien ³¹	ŋien ³¹	ŋien ³³²	ŋan ⁴²	ŋian ³¹	ŋan ²¹	ŋien ⁵³
健	k'yen ⁵⁵	k'yen ⁵⁵	k'yen ³⁵	k'ien ¹³	tʃ'ie ²¹	k'ian ⁵²	k'ien ²¹	k'ien ²⁴
言	ŋien ³⁵³	ŋien ⁵³	ŋien ⁵³	ŋien ³⁵	ie ⁴²	ŋian ¹¹	ŋien ²⁴	ŋien ⁵⁵
勸	k'yen ³¹	k'yen ³¹	k'yen ³¹	k'yen ³³²	tʃ'ie ⁵⁴	k'ian ⁵²	k'ien ⁴²	k'ien ⁵³
原	ŋien ³⁵³	ŋien ⁵³	ŋien ⁵³	ŋien ³⁵	ie ²⁴	ŋian ¹¹	ŋien ²⁴	ŋien ⁵⁵

6、鼻化元音ĩ、ã、iũ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韻母沒有成系統的鼻化音形式，但在「亞鴉下蝦幣鼻院朽休」等零星幾個字念鼻化音，特殊之處是各方言點的轄字相當一致。從客家話的語音歷史來看，這些鼻化音不像是共同保留；雖然閩南語具有鼻化音的韻母形式，但是若說南片閩南客家話的鼻化音完全來自閩南語的借用，於事實有不妥之處：如果完全來自借用，那麼不太可能在六個方言點，大家似乎預先說好了，很有默契的一起借用相同的這幾個字；況且南片閩南客家話念鼻化音的字中，只有「鼻院」兩字閩南語念鼻化音。比較「亞鴉下蝦幣鼻院」等字在南片閩南客家話與閩南語的音讀，可以分成「鼻院」和「亞鴉下蝦朽休幣」兩種鼻化類型來討論。前者南片閩南客家話與閩南語都讀鼻化音，屬於閩南語的借用，尤其是「院」字讀ĩ，不符合客家話的聲韻調結構，「院」為陽去字，除了大溪、長樂之外，其他方言點都不讀去聲調，卻讀同閩南漳平方言「院」字的11調值，明顯借自閩南語。後者在閩南語都不讀鼻化音，屬於南片閩南客家話內部的變化。

鼻化元音的形成，主要有鼻音韻尾的消失將鼻音成分轉架到元音身上，以及鼻音聲母發音的延長使鼻音成分延伸到元音等兩種類型。另外還有一種較為特殊也較為少見，不須憑藉鼻音聲母或韻尾，只須在發元音的時候，將原來應從口腔流出的氣流，分流於口腔和鼻腔兩個通道同時流出，並在口鼻兩個共鳴腔內同時共振，即可使元音鼻化。這種氣流換道所形成的鼻化元音，閩語方言主要見於閩南地區³⁶，例如「鼻 pĩ²、豉 sĩ²、梔 kĩ、餡 ã²」等字；客家話方面也只見於閩南地區。據此，我們可以下個結論：南片閩南客家話自閩南話借進鼻化韻，此鼻化韻的發音方式後來又擴及陰聲韻字，「鼻化元音」是閩南地區閩語和客家話共有的區域特色。至於怎樣的元音較容易變成鼻化元音，依現有的語料來看，舌位偏後與偏高的元音較容易產生鼻化現象，由於偏後與偏高的位置較接近鼻腔入口，故容易產生氣流換道。既然是語音變化的內在機制，

³⁶ 閩東、閩北都不具鼻化韻，閩中的鼻化音只來自鼻音韻尾的消失，閩南的鼻化韻包含單純的元音鼻化及來自鼻音聲母鼻音韻母的鼻化元音，閩語過渡區的南片與閩南相同，西片、東片則與閩東相同。語料來自侯精一主編：《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218-241。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65-100。郭啟熹：《龍岩方言研究》（香港：縱橫出版社，1996年），頁65-101。羅常培、周辨明：《廈門音系及其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台北：古亭書屋，1975年），頁98-246。

那麼，只要在相同的條件下，相同的變化就有可能發生在任何方言及任何時間。推測未來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元音鼻化字會增加，其他地區的客家話也有可能產生相同的現象。底下列出各方言點鼻化元音的例字：

大溪	下 hã ₃₃	啞 ă ₃₁	瓦 ŋũă ₃₁	歪 ũăi ₃₃	幣 p̃ĩ ₅₅	鼻 p̃ĩ ₅₅	休 hĩũ ₃₃	朽 hĩũ ₃₁	院 ĩ ₅₅
長樂	鴉 ă ₃₃	幣 p̃ĩ ₅₅	鼻 p̃ĩ ₅₅	休 hĩũ ₁₁	朽 hĩũ ₃₁	院 ĩ ₅₅			
和平	幣 p̃ĩ ₅₅	鼻 p̃ĩ ₅₅	休 hĩũ ₃₃	朽 hĩũ ₃₁	院 ĩ ₁₁				
下河	啞 ă ₃₁	幣 p̃ĩ ₅₅	鼻 p̃ĩ ₅₅	休 hĩũ ₂₂	朽 hĩũ ₃₁	院 ĩ ₁₁			
白葉	蝦 hã ₃₅	亞 ă ₁₁	愛 ăi ₃₃₂	歪 ũăi ₁₁	幣 p̃ĩ ₁₃	鼻 p̃ĩ ₁₃	休 hĩũ ₁₁	朽 hĩũ ₃₃₂	院 ĩ ₁₁
轄葛	下 hã ₁₁	鴉 ă ₁₁	廈 hã ₁₁	歪 ũăi ₁₁	幣 p̃ĩ ₃₅	鼻 p̃ĩ ₃₅	休 hĩũ ₁₁	朽 hĩũ ₃₁	院 ĩ ₁₁

7、山攝合口一等的-on、-uan

在漢語方言中對古一二等-o：-a 元音的保存，要算客家話最具代表³⁷。大部分漢語方言的一二等漸趨合流，即產生-o→-a 的變化。客家話也有部分-o、-a 元音合流的現象，例如蟹、山兩攝的一二等。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山攝合口一等有-an（幫組）、-on（端精組）、-uan（見曉組）三種形式，在不同聲母的條件下，將山攝合口一等*-uon 分別往保存合口-u-介音或一等-o 元音的方向發展。幫、端、精組聲母在發音上的〔+前〕性質，以及-uo 兩個後高元音的合併為-o，造成-u-介音的消失³⁸，但也因此讓一等的-o 元音得以保存。見、曉組聲母的〔+後〕性質，讓-u-介音保存下來，在元音異化與-o 元音高化為-a 的趨勢下，產生-uon→-uan 的變化。演變過程為（以「伴短官」字為例）：

*p'uon→p'on→p'an

*tuon→ton

*kuon→kuon→kuan

8、入聲韻尾-k 的消失

³⁷ 客家話的蟹、山、效攝同攝一二等有別，其區別平行於果一和假二、宕一和梗二，在一二等對立的模式中，江二在客家話相當於宕一，可以合而並觀。

³⁸ 介音消失的過程，有留痕跡的，也有不留痕跡的。所謂留痕跡，就是對聲母和元音發揮過影響之後功成身退；不留痕跡指的是單純銷聲匿跡。介音-i-往往是前一種情況，介音-u-則兩種情況都有。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輔音韻尾呈現舒入不平行發展，鼻音韻尾-m -n -ŋ俱全，塞音韻尾中-p -t 尾保存完整，-k 尾在各方言點的情況不一致，可以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見於霞葛、和平，陰、陽入聲字的-k 尾都消失，陰入字保有原來的陰入調值，陽入字併入去聲調。第二種見於下河、長樂、大溪，只有陰入字的-k 尾消失，只留下陰入調值，陽入字的-k 尾保存完整，其中下河已開始有弱化的現象。第三種見於白葉，陰、陽入聲字的-k 尾大體完整，只有通攝少數幾個入聲字的-k 尾已經消失。以上三種類型，提供我們觀察入聲韻尾演變的過程，白葉屬第一階段，與粵東系統較為接近；下河、長樂、大溪為第二階段，陰入字領先變化，下河陽入字-k 尾的弱化，透露出繼陰入字韻尾的消失之後，陽入字接續的發展，是觀察入聲字演變的重要線索。再下一個階段是霞葛、和平，陰陽入聲字的-k 韻尾都丟失，只留下陰入調值為最後堡壘。陽入字已完全脫離入聲，演變速度較陰入字快。漢語方言塞音韻尾發展的一般模式是-p > -t > -k > ? > ∅，而南片閩南客家話塞音韻尾的發展恰好與其背道而馳，-k 尾領先-p、-t 尾產生變化，在漢語方言中可說是獨樹一幟。關於陰陽入聲字的演變速度與聲母清濁的關係，以及南片閩南客家話入聲韻尾的發展與其他方言的比較，這些方面的探討留待後文專章論述。底下列出南片閩南客家話-k 韻尾的各種類型：

	霞葛、和平	下河、長樂、大溪	白葉
陰入	-∅ 陰入調	-∅ 陰入調	-k 陰入調 -∅ 陰平調
陽入	-∅ 陽去調	-k 陽入調	-k 陽入調 -∅ 陽去調

9、個別特色

南片閩南客家話的六個方言點中，白葉有部分語音現象與其他方言點不同，最大的差別在於遇攝、臻攝（見組）兩攝，其他方言點非常一致的念-y，白葉則依聲母的不同念成-ɤ、-iu、-u，其中以-ɤ最具特色。下表列出白葉與其他方言點遇、臻兩攝的差別：

		白葉	南片閩南客家話	梅縣
魚虞韻	泥見曉組	ɣ	y	i
	精日影組	iu		u
	知章組	u		
臻開一三 合三	見組	ɣn	yn	iun in
臻合一	見組	un	un	un

上表遇、臻、山攝例字的共同點是都來自合口三等，白葉除了精組及日、影母的韻母為 -iu 之外，其餘聲母都只保留合口成分 -u 或 -u-，其中泥、見組聲母的 -u 再進一步變成 -ɣ；其他方言點則同時保留細音與合口成分，以 -y、-y- 形式呈現。上文曾論及南片閩南客家話的知章組聲母穩定性較高，有利於細音的保存。在這個議題上，白葉在南片閩南客家話中呈現特立獨行，它的魚虞韻知章組字念 -u，反而與粵東客家話較為一致，知章組聲母已經開始進行前化運動，故而使細音成分消失。臻攝開口一三等、合口三等的見組字，白葉念 -ɣ 元音，其他方言點都念成 -y 元音。-ɣ：-y 的對應關係出現在合口三等但不出現在合口一等，也就是說，白葉與其他方言點在臻攝的對應關係有 -ɣn：-yn，但不存在 -ɣn：-un。從這個現象可以看出：白葉 -ɣ 元音的形成與具有合口三等性質的 -y 元音有絕對的關係，光是合口一等的 -u 元音不會產生 -ɣ 元音，是 -y→-u→-ɣ 的演變過程，而非 -u→-ɣ。

蟹_二的「介界芥屆戒械」等字，和平、下河念 -oi，其他的南片閩南客家話只有「芥」字念 -oi，這個現象在一般客家話較少見，但普遍見於潮州的閩南話，所以蟹攝二等的 -oi 當來自與潮州話的語言接觸。蟹攝合口一等的共同出發點為 * -uoi，一般客家話念 -oi（幫組）和 -ui（其他聲母），南片閩南客家話端組的「對退」兩字也念 -oi，雖然只有兩個字，但各方言點非常一致，具有演變類型上的特色。塞音聲母容易造成 -u- 介音的消失³⁹，南片閩南客家話除了幫組之外，部分端組字也進行了這個變化。梗合三的「榮永」、「兄」一般客家話讀如通攝的 -iuŋ，不屬於梗攝系統的音讀；南片閩南客家話則念梗_三系統內的文白讀 -in 和 -iaŋ。「榮永」兩字的演變過程為：uin→vin。「兄」字由於聲母進行前化運動

³⁹ 參自張光宇：〈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2004年，頁529-530。

造成-i的消失，過程為：huiəŋ→hyaŋ→hiaŋ→ɕiaŋ→ɕiaŋ→(ɕaŋ)→saŋ⁴⁰。

(三) 聲調特色

陰去歸上與入聲歸去

南片閩南客家話聲調方面最鮮明的特色是陰去調歸上聲，雖然該地區只有一個去聲調，但從陰去調歸上聲來看，南片閩南客家話仍屬於去聲分陰陽的類型。另一個聲調特色是部份地區塞音韻尾-k消失後的入聲字部分保留入聲調直，部分併入去聲調。關於入聲韻尾消失後的聲調移轉現象，以及聲母的清濁對入聲韻尾消失的影響，留待另文專題論述。底下列出南片閩南客家話陰去歸上與入聲歸去的例字（以和平為例）：

例字	句	試	照	進	唱	藥	鑊	學	玉
音讀	ky ³¹	t'y ³¹	tʃieu ³¹	tsin ³¹	tʃ'ioŋ ³¹	ʒio ⁵⁵	vo ⁵⁵	ho ⁵⁵	ŋiu ⁵⁵

四、結語

閩南客家話是閩西客語與粵東客語的延伸，除了具備本身的閩南客家話特徵之外，還具有閩西與粵東客家話的特色；另一方面還有來自漳州閩南語的語言接觸，使得閩南客家話的語音演變類型非常豐富，是其他客家話較少見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許多語音史研究的斷層。尤其是南靖客家話，其精知莊章曉影等組的韻母形式，從韻母的不同反映早期聲母的不同，為客家話聲母演變的大趨勢—前化運動，在推論上提供有力的證明；再如元音的高化與低化、元音破裂、-e 元音的分布、莊組字的特殊音讀、鼻化韻、-y-介音與-y 元

⁴⁰ 「兄」字 huiəŋ→hyaŋ→hiaŋ→ɕiaŋ→ɕiaŋ→(ɕaŋ)→saŋ 演變過程的每個階段都可以找到相應音讀的方言點，例如平江念 hiaŋ，武平、三都、吉水、修水、安義、都昌、餘干等地念ɕiaŋ，長汀念ɕiaŋ，新餘、南城、閩南客家話念 saŋ。括弧內的ɕaŋ表示尚無找到相應的方言點，不過從五華、蕉嶺念ɕuŋ，可推測曾經歷過舌尖後聲母的階段。另外，「兄」字還有另一種變化，huiəŋ的聲母不往前化發展。h- 和-u-介音合成 f-聲母，形成 fiaŋ的形式，見於寧化、寧都、建寧、邵武。語料來自李如龍、張雙慶主編：《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50。邱仲森：《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06。周日健〈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2002年，頁197。

音、輔音韻尾的演變等等，這些特點具有內部的一致性及對外的相異性，是筆者提出在《中國語言地圖集》之客家話分區另立「閩南客家片」⁴¹的重要依據。

參考資料：

- 羅常培、周辨明 1975 《廈門音系及其音韻聲調之構造與性質》，頁 98-246，台北：古亭書屋。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馮愛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頁 65-10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莊初升、嚴修鴻 1994 〈閩南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客家縱橫》曾刊，頁 86-91。龍岩：閩西客家學研究會出版。
- 郭啟熹 1996 《龍岩方言研究》，頁 65-101，香港：縱橫出版社。
-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頁 459-469，北京：中華書局。
- 徐通鏞 1996 《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董紹克、張家芝主編 1997 《山東方言詞典》，頁 524-543。北京：語文出版
- 包智明、侍建國、許德寶 1997 《生成音系學理論及其應用》，頁 99-10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鍾榮富 2001 《台灣客家話導論》，頁 116-117。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 鄭曉峰 2001 〈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三十一卷 第 1、2 期合刊，頁 135-159。
- 謝留文 2002 《客家方言的語音研究》，頁 34-3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
- 侯精一主編 2002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頁 218-241，上海教育出版社。
- 周日健 2002 〈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客家方言研究》，頁 88-202。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張光宇 2003 〈比較法在中國〉，《語言研究》第 4 期，頁 101-102。
- 張光宇 2004 〈漢語語音史中的雙線發展〉，《中國語文》第 6 期，頁 545-557。
- 張光宇 2004 〈漢語方言音系的地理考察：韻母篇〉，《清華學報》新三十四卷第 2 期
- 邱仲森 2005 《台灣苗栗與廣東興寧客家話比較研究》，頁 41-112，新竹：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⁴¹ 陳秀琪：《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2006 年）。

陳秀琪 2005 〈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聲母的前化運動〉，第九屆國際暨廿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陳秀琪 2006 《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

Rankin, Robert L.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Josephand Jand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p.183-212.